

續

宋

中

興

編

丰

資

治

通

鑑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卷之一

高宗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卷之二

高宗

建炎三年

建炎四年

卷之三

高宗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紹興四年

卷之四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卷之五

高宗

紹興九年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二年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卷之六

高宗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廿一年

紹興廿二年

紹興廿三年

紹興廿四年

紹興廿五年

紹興廿六年

紹興廿七年

紹興廿八年

紹興廿九年

紹興三十年

卷之七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

紹興三十二年

卷之八

孝宗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卷之九

孝宗

乾道五年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卷之十

孝宗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卷之十一

光宗

紹熙元年

紹熙二年

紹熙三年

紹熙四年

紹熙五年

卷之十二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卷之十三

寧宗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開禧元年

開禧二年

開禧三年

卷之十四

寧宗

嘉定元年

嘉定二年

嘉定三年

嘉定四年

嘉定五年

嘉定六年

嘉定七年

嘉定八年

嘉定九年

卷之十五

寧宗

嘉定十年

嘉定十一年

嘉定十二年

嘉定十三年

嘉定十四年

嘉定十五年

嘉定十六年

嘉定十七年

目錄

續資治通鑑

卷之一

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

劉

時舉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卽位於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愛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僭正尙慮羣臣狃於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匿有言不書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中興大事記）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尤足以懲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戒厚斂除弊政赦盜賊治賍吏錄忠義昭智勇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爲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黃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疏曰恭儉優於天下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中興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爲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擬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者歟當上卽位之初悞國之臣不可用僞命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於恢復可見

矣觀上未卽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遄爲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

尊元祐皇后孟氏爲太后

元祐皇后初無失德哲宗廢於熙寧之時徽宗復於元符之際後羣臣以元符元祐並后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乃正尊位（中興大事記）曰前世嘗權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言（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旣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

遙上孝慈淵聖皇帝尊號遙尊母韋氏爲宣和皇后 立邢氏爲皇后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天下於是追貶蔡確蔡卞邢恕

（中興大事記）曰當靖康元年二月虜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舊十黨邪正識者以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卽位首詔

改宣仁謗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爲盛母后之賢宣仁爲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仲悞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悞國罪李邦彥及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竄於嶺南望之鄴皆使虜請割地者

（中興大事記）金虜自攻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爲餌李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及戎狄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卽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卽靖康賣

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夷狄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劍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爲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
(中興大事記)曰國朝兵權隸於三衛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衛有握兵之權而無發兵之權今本復三衛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爲兩府又制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密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置眞州茶鹽司 張叔夜從淵聖北邊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扼吭死何粟至虜中不食而死孫傳後不知所終

(中興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虜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

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
始終之義無憾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
在誤國一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盡釋
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栗孫傳身爲大臣乃引其君以
降虜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爲若水之
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於虜庭則其死不足言矣
論者猶以二子不屈於僞楚爲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
屈於前猶或有益不屈於後復何補哉

金中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及其子致原死之張所言亟
還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
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
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
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
能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奸邪不可用潛
善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於江州六月李綱入見置檢鼓
院竄張邦昌于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徐秉哲

吳許莫儔李維顏博文孫覲王紹李回等有差

（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僞命二帝獨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爲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大於從僞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後世之事君者上未遽行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必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僞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行而公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虜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友婿也未一二年間僞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爲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復公主號 宗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宜與賊不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今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

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之一統謬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之以宗澤知開封府尋命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橫澤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黃潛白上遣傅雲爲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未行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車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置賞功司每縣添武尉一員

李綱請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控扼帥府帶安撫要郡帶鈐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爲之副大卒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爲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與預又別置凌波等水軍

皇長子生賜名塼李綱爲上言登極枚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乃大赦罷職田封吐蕃喃封後李綱上三

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而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攻習之 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 上皇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爲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董氏女死於盜 秋七月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羣盜時羣盜蠭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台亦有潰卒數千爲盜光世斬李昱淵殺杜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効盜益衰

皇叔土培復洛州

省冗官

詔修京城略曰朕將親督六師

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裕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爲壘結兩河山水寨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逆虜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 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論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